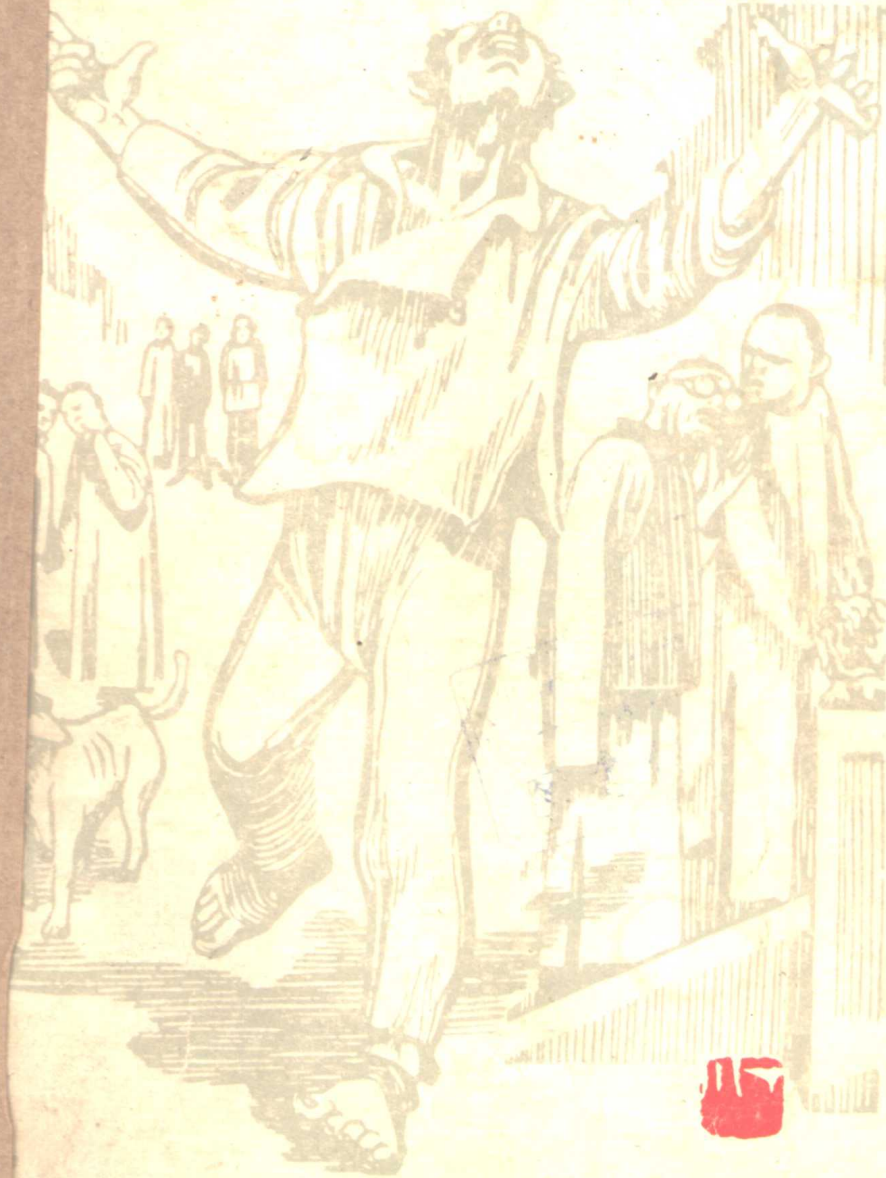


515129

丁聰插畫



丁 聰 插 畫

郭 振 華 編

湖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 長 沙

封面设计: 张守义
版式设计: 郭振华
画面拍照: 孙智和
 张祖道
责任编辑: 张进贤
 袁小燕

丁 聪 插 图

郭 振 华 编

出版者: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人民路14号)

发行者: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24 印张: 6.5

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册

统一书号: 8233·599 定价: 2.60元

1907



自画像

序 一

摘自：（读丁聪的《阿Q正传》故事画）

茅 盾

……然而当时我们竟不曾想到应该让小丁来一个大展天才的机会，——来一个连载的故事画，比方说，图画的阿Q正传。

十八天的战争，香港沦陷。又十有四日，我们从这血腥的孤岛逃回祖国。中途在某处略歇，我又看见了小丁，原来他刚巧也是走了同一条路。那时，他的运动健将的丰采，他的天真而快乐的容颜，至今仍留在我脑海。

这已经有了两个年头了，小丁在此两年中，不会放下了他的画笔。虽然大后方的困难到极点的铸版印刷的条件好象画家们除了开画展便没有用武之地似的，小丁却战胜了这一切的困难，我们现在又幸运地读到了他图画的“阿Q正传”。

我看见过了不同的作家所改编，不同的剧团和演员所演出的舞台上的“阿Q正传”。当然，他们所专表演的只是一个阿Q——鲁迅的不朽的典型人物；但是我总觉得这些在舞台上出现的阿Q却不止一个。甚至同一改编的剧本由不同的演员来演出时，那阿Q也会是颇不相同的。然而这不是说，除了鲁迅笔下的阿Q，舞台上又有了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阿Q了，舞台上

的阿Q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不过不全,不是整个的阿Q而是某一特点虽然颇为显著而其他的特点却又觉得不够鲜明的翻版的阿Q,所以然之故,我以为还在阿Q这典型是那样的复杂而深刻,矛盾而又统一,使人憎而又使人爱,要整个地把握到而用艺术的另一形式再现出来,怕不是一蹴可成的。

对于图画的“阿Q正传”我也有同样的感想,我读过两种以上的图画的“阿Q正传”,觉得画家主观的看阿Q时所取的角度往往会成功了不同的画面——完全不同的气氛,不光是阿Q的表情姿态之不同。正好象舞台上的阿Q有使人只感到滑稽可笑,或者寿头寿脑,而看不到阿Q性格中的悲剧的素质。

因此,我相信图画的“阿Q正传”也是正该方兴未艾。画家们画的不是“阿Q正传”而倒是各个画家的个性借阿Q而画了出来。在这意义上,阿Q倒成了一面镜子!小丁的图画的“阿Q正传”无疑地还不能作为定论的阿Q的画像,然而他在已有的若干图画的“阿Q正传”中投上了一道清新有力的光芒,却也是不能否认的事。

在我这外行人看来,小丁的“阿Q正传”故事画一方面表现了他个人的个性,又一方面他是打算表现“阿Q正传”的整个气氛来的。构图的大胆而活泼,叫人想起小丁的全部丰采。二十四幅画,从头到底,给人的感觉是阴森而沉重的。这一感觉,我在读到其他的阿Q画传时,不曾有过。我是以为阴森沉重比之轻松滑稽更能近于鲁迅原作的精神的。在这一点上,我看到了小丁是怎样努力打算将“阿Q正传”的整个的气氛表现出来了。

然而小丁不曾画阿Q。小丁的心目中该也有他的一个阿Q赫然存在，可是他简直未尝企图把他画出来。二十四幅画中都有阿Q，那是事实，然而这些都只是故事发展中的阿Q而不是阿Q的画像。我以为小丁这是故意不画，这是因为他能够整个地理解到阿Q这典型人物之复杂与深刻，矛盾而又统一，他觉得与其画一个不全的，歪曲的，无宁付缺。就画而论，这当然是美中不足，然而小丁的对于“阿Q正传”的忠实，他的艺术家的态度之严肃，我们是能够谅解而且深致赞美的。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小丁会满足我们这缺望，这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不但小丁觉得他心目中的阿Q已经成熟到可以借线条表现于纸上，而且我们铸版印刷的艺术条件也会改善，我们可以用珂罗版来印画家的作品，如同在战前一般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九日唐家沱

序 二

摘自：（〈四世同堂〉和丁聪的插图）

胡絮青

丁聪同志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世同堂〉作了二十幅插图，使这部作品的出版格外显得庄重和喜庆。

丁聪同志是重庆时代老舍的老朋友，三十多年前赵家璧同志曾请求过丁聪为〈四世同堂〉插图。丁聪同志当时非常抱歉地说：“这可把我难住了，我爱这本书，我愿意画它，可是我没到过北京，我怕搞不好……”

丁聪是个有独特风格的画家，他的插图与众不同，人物性格特别突出，读者一眼就能认出，插图中的人物是书里的哪一位。他近几年的画尤其出色。

我记得，“四人帮”刚打倒不久，有一天丁聪同志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来，由包里掏出厚厚一叠画稿，他神秘地说：“我给你看一件东西。”打开包一看，是鲁迅小说插图。当时，丁聪还没“解放”，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早已拿起了画笔，这个画稿就是他搁笔十多年后的第一个作品。

鲁迅小说插图使我惊呆了，丁聪十年没画了，却一下子拿出了如此精彩的作品。一个艺

术家的一生有几个十年啊！丢掉十年是何等的令人沮丧。但这十年对丁聪，并不象“四人帮”所希望的那样，它并不是空白。这十年，丁聪的创作欲望象地下的岩浆那样，被压得深深的，但是炽热，一旦迸发出来，是个火山大爆发，是多么壮观，那么令人震惊。我当场请他给我复制一套，我要为他当个义务宣传员，因为当时，这套插图还暂时不能出版。但是，我们充满了信心：这套插图不久就会和广大读者见面。不出所料，没过多久，插图出版了，而且得了满堂好，茅盾先生为它题了词。

老舍追悼会前，画家用他特殊的方法表达了对亡友的哀悼，丁聪送来了一幅和真人大小一样的老舍头像。追悼会那天，好心的朋友把它挂在了会堂的入口处，下面挂着路易·艾黎的诗篇。

去年《骆驼祥子》再版的时候，丁聪同志为它画了一套插图，得到了出版界和读者的好评，荣获了插图奖。这次《四世同堂》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书，我首先想到了丁聪同志的插图。丁聪爽快地答应了。他风趣地说，他现在是“老北京”了，老舍三十多年的愿望这次可以得到满足了。

丁聪同志工作起来颇有点拚命的劲头，他冒着酷暑，一口气重新念完了《四世同堂》，一个月之后，就带来二十幅底稿。

丁聪的画，笔调简明，没有多余的笔道，稍微有点夸张，近乎漫画的格调，可是，能抓住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的活动。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忠厚或者泼辣刻画得非常逼真。我不知道

浪漫主义这个词该怎么用,但是,我觉得,丁聪的插图浪漫,是一种高度形象和抽象的混合物。是专门的一派。

我还喜欢丁聪插图的布局和意境。他的插图有厚度,耐看,象品茶一样,愈看愈有味,愈看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丁聪的人物颇有点京戏脸谱的味道,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插图的民族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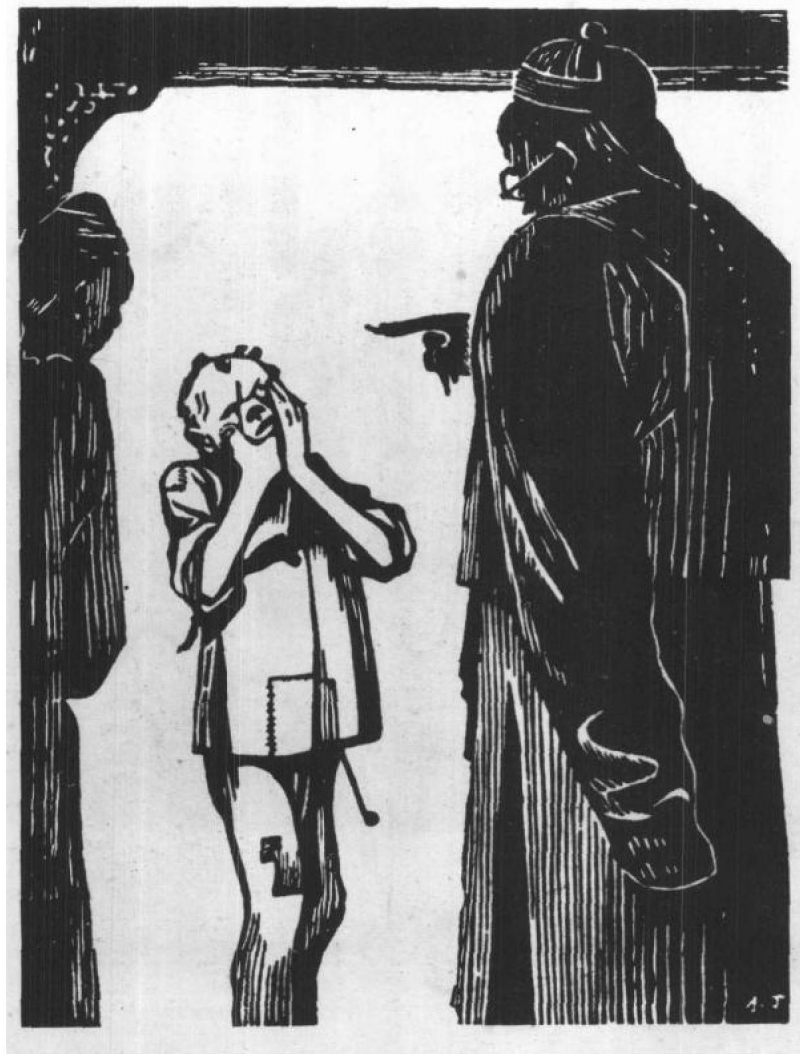
一部好小说,配上若干幅好插图,更能生色不少,这是大家知道的道理,因为自古以来,文学和美术就是天生的一对。我赞成丁聪在插图上所下的努力。插图本来好象只有当配角的资格,可是好的插图也能独立地给人以巨大的艺术享受。

《四世同堂》里面某些人物的品德和处世哲学,至今还很常见,不信,你周围的人当中就有,你要留神啊!

一九七九年九月于北京



鲁迅《阿Q正传》插图



1.太爷一见，满脸溅沫，喝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我怎么会像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2.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





3. 谁知道阿Q采用怒目主义之后，未庄的闲人们愈喜欢玩笑他，一见面，他们便假作吃惊的说：“喂，亮起来了。”

阿Q照例的发了怒，他怒目而视了。

4. 此后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5.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 打起来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他才爬起来,赌摊不见了,人们也不见了,身上有几处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几个人诧异的对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进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



6.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

阿Q也脱下破夹袄来，翻检了一回，不知道因新洗呢还是因为粗心，许多工夫，只捉到三四个。他看那王胡，却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